

又是冬寒叶落时

□田华(河南平顶山)

屋外北风呼啸,窗前落叶纷纷,冬天已经来临。不由得想起杜甫那句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,一时间,竟如古人般伤春悲秋起来。穿行在初冬尚且明媚的阳光之下,阵阵北风有了像模像样的寒意,在枝头翻飞中,一片片树叶耗尽一生所有的能量,仰着被秋风熏红的脸,终于脱离了母体,在空中跳尽最后一支蝶舞,回到大地的怀抱。而沉默一冬后,树木将陆续苏醒,焕发新的生机,生命由此生生不息。树木如此,人生不亦如此吗?

每个生命来到世间,尽管一生境遇不同、悲欢离合不同,就如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,但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的人生轨迹,都要体味五味杂陈的人生滋味。前几日,青年明星高以翔倒在在工作时间,不治而亡。那些或远或近早殇的生命,一如早早离开母树的树叶,给熟识的人们带来警醒,珍惜生命中重要的亲情友情爱情,珍爱身体的康健,珍视家庭的和睦,让人们在悲痛过后,期待来年春天的萌芽。

现代人,往往工作压力大,加班频率高,睡眠质量差,加上饮食不规律,使得一些中年人甚至青年人疾病缠身。生命尽管生生不息,但对于个体来说却是那么的脆弱。做一片在寒冬仍傲立枝头的常青树叶,是对自己负责,更是对至亲负责。

入冬渐愈寒,叶落终归土。个体的生命总是有终点的,差别在长短,差别在质量。珍惜人生路上遇到的一切美好,把阳光雨露的吻痕印在心间,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,缓冲掉不良的情绪,才能在寒冬中砥砺前行。



美丽映秀湖 陈泽国 摄

盲街

□周灵杉(河南平顶山)

夜渐深,鹰城寒气逼人,虽然没有下雨,但那风也是凛冽得不像话。这样的寒意每每都会勾起我一些潮湿、冰冷的回忆。

我记得,那个傍晚的街道,天空下着雨。

刚刚迈出人潮拥挤的火车站,我望着细雨绵绵的天空,走在潮湿、狭窄的街道。那些缠绵悱恻的雨结成了细细的线,极尽温柔地飘落,给人些许舒适的凉意。那天空就如同沾染了丹墨的宣纸,缓缓地、淡淡地晕开。温柔的霓虹灯散落着,让那幅水墨画多了几分生动。

虽然经过了长途的跋涉,但那时的我确实像散步一般走在那人潮拥挤的街上,感受着绵绵细雨融在肌肤上所带来的细腻凉意,一切都显得散漫、诗意。

人群挤过,我猛的一个趔趄。就在一刹那,只觉得有个身影闯入了视野,很突兀。一位白发苍苍、垂暮老矣的婆婆蜷缩在一个极小的屋檐下,头上套着挂

满细碎雨滴的塑料袋,身上裹着脏污破旧的棉袄,面前放着一只同样破旧脏污的碗,一双浑浊的眼睛空洞地盯着某处。

似乎是不敢有太多的动作,她极尽可能地把自己蜷缩成一团。只有当有行人匆匆路过时,她才会伸出那双布满沟壑的手,煞有介事地抖动几下破旧的碗,然后再慢慢收回,尽显生命的脆弱与嗟叹。

我的心颤动了一下,在拥挤的街上停下来,双手在口袋中奋力地搜索,试图找出一些零钱,可终究是徒劳。就在那一刻,她用浑浊的眼睛注视着我,那眼神像是有了希望,久久地抖动着她的碗。我木然杵立着,一种未知的情绪逐渐衍生,一种莫名的情绪逐渐衍生,一种无力的感觉从胸膛漫出,快要将我淹没……

我抬头看了看天。是雨大了吗?不记得了。只记得那雨砸在脸上,让人觉得钝痛,那层

层覆盖的、墨色的云仿佛压迫着整条街道,绚丽的霓虹灯射在微热的眼中竟有些刺痛。

片刻之后,她伸出手揪紧她破旧的棉袄,从肺中挤出了一声咳嗽。纵使人声喧闹,那声咳嗽也清晰入耳。在如潮的人群里,我似乎看见了她脸部微微颤动的肌肉,看到她胸口艰难的起伏。看见了吗?或者没有。我不知道,也许是我想象的。

天更黑了,雨更大了。那雨让我感受到了冰冷、刺痛,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力。我深吸了一口气,快步离开。

时日渐久,那无力感依旧刻骨铭心,那冰冷和寒意时时勾起我的记忆,忆起那抹孱弱的身影。

夜已深,窗外呼啸的风渐渐沉寂。我打开了窗户,努力地呼吸这寒冷的空气,不知何时竟然下起了雨,空气里混合着泥土的气味,这寒意居然也要开始融入万物了。

我想,天总是要亮的,雨总是要停的。

碓碓臼

□李炳镇(河南舞钢)

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,与文友一起游祥龙谷,在官平院的遗址前,看到一个碓碓臼,大家像发现了什么古迹似的,争相观看,尤其是一些80后、90后的年轻人,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,干什么用的。

那石凿的碓碓臼,有近一米高,在深谷中寂寞太久了吧,默默任凭人们抚摸评说。看着它,我像看到一个从远古走来的孩子,一下想起许多往事。

碓碓臼是人类走向文明的见证。在刀耕火种的年代,有了它,人们的食物才开始慢慢变得精细,知道把收获的谷物脱皮,懂得把较大较硬的东西捣碎。它之所以能保留到今天,与它简单实用、持久耐磨分不开。在我的记忆中,在上世纪50年代,乡下几乎每个村都

有碓碓臼。那时候,农村没有电,吃面要用石磨磨,用碾子碾,许多小户人家用碓碓臼杵捣粮食。夏天,新麦下来了,用它杵捣麦仁;秋天,玉米下来了,用它杵捣玉米糝;冬天,红薯晒干了,用它杵捣红薯干……碓碓臼就立在村头的院落里,谁用都可以,只要把碓碓头保存好,不要弄脏,随来随用,方便得很。在南方,碓碓臼主要用来舂米,那里的碓碓臼比较大,常常是用柱子架起一根木杠,杠的一端装一块圆形的石头,用脚连续踏另一端,石头就连续起落,去掉下面石臼中糙米的皮。这种碓碓臼,有时借助风力,有时借助水力,量大省力,可以说是半机械化了。

于我,最难忘的是1960年困难时期,没东西可吃,叔叔偷偷

抓一把棉籽装我兜里,让我悄悄地到村头的碓碓臼里杵捣碎。叔叔说,那是他轧花时留下的。我做贼似的将棉籽放在碓碓臼里杵捣几下,棉籽开裂,与外面的皮结成一团,我装到口袋里带回家,叔叔在锅上焙焙,那棉籽焙得焦黄,发出香味,吃到嘴巴里,是那样的香。

第二天,堂哥领着我到村上扒榆树皮,晒干后拿到碓碓臼里杵捣,想不到干榆树皮被杵捣出许多暗红色、像高粱面一样的细粉,我们用它回家做了两碗汤,只记得那汤特别黏,光滑滑的,没有什么味道,但也能顶饿。

后来每逢回老家,我常常对着村上的碓碓臼发呆,这不起眼的碓碓臼,在那非常的年月,曾救过多少人的命啊!



978.大官小做

宋真宗景德初年(公元1004年),宰相张齐贤被贬为兵部尚书兼青州(今山东境内)知府。张齐贤在青州任职六年,治下风清气和,百姓其乐融融。偏偏有人举报他居官散漫,懒政怠政,朝廷将其召回。张齐贤回到首都开封,朋友都来安慰他。张齐贤苦笑着说:“向作宰相,幸无大过。今典一郡,乃招物议。正是监御厨三十年,临老反煮粥不了!”(我当宰相多年,没啥过失;如今当个地方官,却遭人举报。这就像皇家御厨不会煮粥,真是笑话。)

979.抬眼窥上

唐宝历二年(公元826年)十二月,18岁的唐文宗李昂登基。当时,政务活动由宰相和宦官掌控,皇上一直郁郁寡欢。唐文宗打算任命韦温为翰林学士,遭韦温拒绝,理由是“父亲遗囑不让当官”。皇上很生气,组织部门负责人劝解皇上说:“遵父命已是至孝,应该鼓励,不能批评。”皇上只好干瞪眼。有一次,唐文宗接见国务院中层干部,有一位司长“抬眼窃窥上(偷偷瞥了皇上一眼)”。接见仪式结束后,皇上对宰相裴度说:“刚才第二排有个人偷偷瞥我一眼,啥意思啊?”裴宰相回答:“中下层官员不应抬眼看皇上,该打!”皇上说:“此小事,算了罢。”

980.皇上落寞

唐文宗李昂节俭自持,不尚奢华。有一次,皇上准备去南郊祭祀,有关部门请皇上欣赏相扑表演。皇上说:“马上要举行祭祀仪式,岂可观此事?”侍从说:“旧例皆有,相扑选手已在门外等候。”皇上说:“此应是要赏钱,即与赏物令去,我不看了。”眼看皇上总是不开心,有侍从建议皇上观看斗鸡表演,称赞这些斗鸡个头大且威风凛凛。皇上淡然说:“鸡既好,便赐汝。”(老白)